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蒙书研究/郑阿财 朱凤玉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敦煌学研究丛书)

ISBN 7 - 5423 - 1034 - 8

I. 敦... II. ①郑...②朱... III. ①汉语—古代—启蒙读物—研究②敦煌学 IV.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8775 号

敦煌蒙书研究

郑阿财 朱凤玉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360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 - 5423 - 1034 - 8/K·62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蒙书的名义与发展	1
一、蒙书的名义	1
二、蒙书的发展	1
第二节 敦煌蒙书的分类	2
一、敦煌蒙书的认定	2
二、敦煌蒙书的分类	5
第二章 敦煌写本识字类蒙书	9
第一节 综合性识字类蒙书	10
一、《千字文》	11
二、《新合六字千文》	40
三、《开蒙要训》	51
四、《百家姓》	68
第二节 杂字类蒙书	75
一、《俗务要名林》	76
二、《杂集时用要字》	98
第三节 俗字类蒙书	102
一、《碎金》	103
二、《白家碎金》	132



第四节 习字类蒙书	139
《上大夫》	139
第三章 敦煌写本知识类蒙书	165
第一节 综合知识类蒙书	165
一、《杂抄》	165
二、《孔子备问书》	194
第二节 历史知识类蒙书	227
一、《蒙求》	227
二、《古贤集》	253
第三节 习文知识类蒙书	263
《兔园策府》	263
附 算术知识类蒙书《九九乘法歌》	279
第四章 敦煌写本德行类蒙书	287
第一节 一般类蒙书	287
一、《新集文词九经抄》	287
二、《文词教林》	314
三、《百行章》	320
第二节 家训类蒙书	348
一、《太公家教》	349
二、《武王家教》	376
三、《辩才家教》	388
四、《新集严父教》	402
五、《崔氏夫人训女文》	409
第三节 格言诗类蒙书	422
一、一卷本《王梵志诗》	423
二、《夫子劝世词》	437



第五章 敦煌蒙书的特质与价值	445
第一节 敦煌蒙书的特质	445
第二节 敦煌蒙书的价值	450
【附录】敦煌蒙书研究论著目录	454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蒙书的名义与发展

一、蒙书的名义

启蒙，在我国古代又称“开蒙”、“发蒙”、“训蒙”、“养蒙”。《易·蒙·象》云：“蒙以养正，圣功也。”《尚书·孔颖达正义》：“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未知同蒙焉。”所以，古人因取其意而称小学教育阶段为“蒙养阶段”。启蒙之目的盖在启迪童蒙，消除暗昧。虽然暗昧并不一定局限于儿童，但启蒙主要以8到15岁的少年儿童为对象。此一阶段的教育主要在书馆、乡学、村学、家学、冬学、义学、社学等处所进行；此一阶段所使用的教材，一般称为“蒙养书”，或“小儿书”。由于汉代启蒙教育以识字为主，其主要教材为“字书”，因此有称蒙书为“字书”者。唐·李翰《蒙求》盛行，影响深远，致有统称童蒙用书为“蒙求”者。唯以此类蒙养教材，主要为蒙学教学所用之书，亦即为启蒙而编之书，故一般多省称作“蒙书”。

二、蒙书的发展

我国古代蒙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周秦汉魏六朝。此一时期童蒙教育主要在于识字教育与句读训练。



如周之《史籀篇》，即为“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①。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统一文字，时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字书。汉兴蒙学发达，闾里书师有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为一书，而统称为《仓颉篇》。此种“以类相从”编纂而成的识字类蒙书，对后世蒙学字书之编纂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汉魏六朝蒙学字书的编纂多矣，种类极多，体式亦不一，不过这些蒙学字书今大多亡佚不存，仅《急就篇》与《千字文》二书尚流传于世。可见此一阶段的蒙书率以字书为主，内容单纯。

第二阶段为隋唐五代时期。此一时期，蒙学较前发达。蒙书的发展亦基于既有的基础而扩展，由原有识字教材，衍生出道德、知识、应用等各类教材，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第三阶段为宋元明清时期。隋唐五代以后，随着教育普及与印刷术发达，童蒙教材愈加丰富，体系亦渐趋广泛而完备；其体裁、样式推陈出新，并趋多变多样。直至清末民初，新学发展、新制学校兴起与新式教材之普及，传统蒙书始渐趋式微，然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等传统蒙书，仍为广大民间所流传。

第二节 敦煌蒙书的分类

一、敦煌蒙书的认定

关于敦煌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标准不定，宽窄不一。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一文^②，及日本人东野治之《训蒙书》一文^③，曾依据写卷题记中的“学仕郎（学士郎）”、“学郎”、“学生”、“学士”来判定写卷的性质。根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胪列《古文尚书》《毛诗》《孝经》《论语》《论语集解》《残卜筮书》《开蒙要训》《吉凶书仪》《兔园策》《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



家教》《严父教》《杂抄》《俗务要名林》《事森》《秦妇吟》《孝经》《孔子项托》《燕子赋》《子虚赋·沧浪赋》《贰师泉赋·渔父歌》《李陵与苏武书》《王梵志诗集》《敦煌二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 26 种，凡 47 件抄本。

敦煌研究院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读物》一文^④，并未明言其判定标准，按内容、重点、性质，分为识字、教育、运用三类，计：《字书》《新集时用要字壹千三百言》《诸杂字一本》《难字》字书、《千字文》《开蒙要训》《李氏蒙求》《百家姓》《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姓氏书》《姓氏录》《姓氏杂写》《太公家教》《百行章》《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严父教》《孔子家语》《论语》《孝经》《吉凶书仪》《书仪镜》《新定书仪镜》《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吉凶书仪二卷》《九九乘法歌》《立成算经》《算经并序》《汉藏对译字书》《汉藏对译千字文》《汉藏对译佛学字书》《大宝积经难字》《大般若经难字》《涅槃经难字》《字宝》36 种。

当然抄写者的身份无疑是判定是否为蒙书的主要依据之一；但若仅仅从抄写者的身份来加以判定，恐不够周全。如 S.2614 学仕郎薛安俊写《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S.173《李陵与苏武书》学士郎张英俊书记之；S.214《燕子赋》有学郎杜友遂书记之耳等，抄者虽为学仕郎、学士郎、学郎，然考其性质、功能，则恐未必供作启蒙之用；疑其或为敦煌地区寺学学郎帮忙寺院僧侣所抄写的。至于《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姓氏书》《姓氏录》《姓氏杂写》《孔子家语》《吉凶书仪》《书仪镜》《新定书仪镜》《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吉凶书仪二卷》《立成算经》《算经并序》《汉藏对译字书》《汉藏对译千字文》《汉藏对译佛学字书》《大宝积经难字》《大般若经难字》《涅槃经难字》等，其性质与内容亦恐非全然适于童蒙教育之用。因此对蒙书的判定，实宜先从宽收录，再细定



标准加以择别区分。其主要依据应就写本内容、性质与功能分析；再据写卷原有序文，以窥知其编撰目的与动机；从写本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综合推论较为稳当。

敦煌蒙书的体制，有采类书之编纂形式者，而亦略具有类书功用者，分辨不易。敦煌蒙书中，间有采书抄汇聚成书者，如《新集文词九经抄》；或分别部居、标举名目的《俗务要名林》等等，其体式均与类书无二。王三庆《类书》一文^⑤，“旧文排列体”收录有《事森》《新集文词教林》《新集文词九经抄》；“类句体”收录有《蒙求》，“诗体”收录有《古贤集》，“文赋体”收录有《兔园策府》，“何论体书抄”收录有《杂抄》。其实有关蒙书与类书的纠结难辨，早已受到注意。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即云：

诸家目录皆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涉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

而邓嗣禹在《中国类书目录初稿》中更专立“蒙求门”以录蒙书，足见类书与蒙书之区分不易，当以体式与功能考察。蒙书可采类书体式，因此只要具有启蒙功能者则当视为蒙书。

我国古代蒙书之发轫肇端于字书，因此早期“蒙书”多为“字书”。敦煌写卷中，字书卷帙种类繁多，作用不一，取舍难定。学童习诵的识字书，古代称之为“字书”。如周代的《史籀篇》，秦汉流行的《仓颉篇》《急就篇》，其起源甚早。后世字书发展范畴日广，体类极繁。黄季刚先生曾将字书分为读本式之字书、分形之字书、分韵之字书、编画之字书等四种，其“读本式



之字书，如：《史籀》《仓颉》《急就篇》（歌括法），下至《千字文》《南唐五百字》等”，即指识字类之蒙书。周祖谟《敦煌唐本字书叙录》则将今所知唐本杂字书分为五类（音义书除外）：（1）童蒙诵习书；（2）字样书；（3）物名分类字书；（4）俗字字书；（5）杂字难字等杂抄。其童蒙诵习者之字书当为蒙书无疑，其他各类中实亦颇有属蒙书性质者。

至于写卷若系自笔记杂抄非供童蒙诵习者不录，是故敦煌写卷《论语》多达60余件、《孝经》多达40多件，虽然也是童蒙诵习的主要典籍，然为人人必读之经书，因此，不收。

基于上述原则，本书总计叙录了敦煌蒙书25种，凡250件抄本，计分三大类，即：（1）识字类有《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碎金》《白家碎金》《上大府》等，凡9种，106件抄本；（2）知识类有《杂抄》《孔子备问书》《蒙求》《古贤集》《兔园策府》《九九乘法歌》等，凡6种，34件抄本；（3）德行类有《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一卷本《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词》，凡10种，110件抄本。

二、敦煌蒙书的分类

蒙书的发展，随教育功能与目标之扩展而丰富；其体类亦由单纯识字教育之字书而发展出各式各样的蒙书，使原本附庸于经部小学类的字书，难以包容。于是或将之列入“子部·类书”类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经部·小学”类小序中云：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入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



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歧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⑥

足见蒙书本为小学之支流余裔，后世萌生多方，遂与原本小学分歧。余嘉锡于《内阁大库本碎金跋》将古之小学析为“字书”、“蒙求”、“格言”等三派。余氏云：

《三苍》既亡，《急就》亦不行，然在学校未兴以前，村塾小儿所读之书，即古之小学，未尝绝也。析而言之，可分三派。一曰字书，其源出于周兴嗣，积字成篇，篇无复字，初学籀诵其文词，临摹其形体。其后有《百家姓》《杂字》之类，此《三苍》《急就》之嫡嗣，小学之正宗也。二曰蒙求，其源出于李翰，属对类事，编成音韵，易于讽诵，不出卷而知天下。（四语出李良表及李华序）其后有《三字经》及《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此《三苍》《急就》之别子，小学之支流余裔也。三曰格言，其源出于《太公家教》，广陈法戒，杂以俗语，使童蒙于次养正，浅识视为菁莪。其后有《神童诗》《女儿经》《增广》之类，此则因《三苍》《急就》之体推广之，于古者幼童读《孝经》之意弥近，小学之滥觞也。盖自唐、宋以来，幼童之所讽诵，不出三者。世儒不明斯义，独以《尔雅》《说文》《切韵》等书蒙小学之名。于是蒙求格言之属乃无类可归，或入类书，或入儒



家，甚且薄视之，以为俗书不著于录，非所以辨章学术也。^⑦

余氏此跋对蒙书的性质、类别、源流均有明确的分析与论述，诚为探究蒙书之要言。其后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序中，则将唐代蒙书分为识字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三大类^⑧。

我国传统蒙书，从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为主；隋唐以后，随着蒙学的发展与普及，蒙书的编纂亦从单纯识字教育的字书，逐渐扩张而出现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遂形成包括识字教育、思想教育与知识教育等较为完整之体系，而唐代则为此一发展的关键期。然以此类资料大多通俗鄙俚，因而史志多不著录，后人既难得知，获睹尤为不易。今幸敦煌石室遗书中，保存有数量不少、种类亦多的蒙书材料，依内容性质而言，主要分为：识字类、知识类与德行类三大类。

（一）识字类

所谓识字类蒙书，古代称之为“字书”。此类蒙书如周代的《史籀篇》，秦汉流行的《仓颉篇》《急就篇》，其起源甚早。后世字书发展，范畴日广，体类极繁。

兹将敦煌写本识字类的蒙书区分为：（1）综合性识字类，主要有《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等；（2）杂字类，主要有《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3）俗字类，主要有《碎金》《白家碎金》；（4）习字类，主要有《上大夫》等。

（二）知识类

教育的初基在识字，以文字为工具，借以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识。所谓日常生活知识，包含自然知识、生活知识与历史知识等。敦煌写本蒙书中有广泛介绍生活周遭有关天文、地理、动



物、植物、矿物、生理、伦常等日常生活常识的综合性知识教育蒙书，亦有介绍历史人物故事掌故的知识蒙书。大致可分为四类，即：(1) 综合知识类，有《杂抄》《孔子备问书》；(2) 历史知识类，有《蒙求》《古贤集》；(3) 习文知识类，有《兔园策府》；(4) 算术知识类，有《九九乘法歌》。

(三) 德行类

敦煌写本中的道德类蒙书，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形成具有现实性与实用性的民间思想，但主要仍以教示童蒙立身、处世之基本伦理道德为依归。大致可分为：(1) 一般类，主要有《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百行章》；(2) 家训类，主要有《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3) 格言诗类，主要有一卷本《王梵志诗》与《夫子劝世词》。

【注释】

①点校本《二十五史》1721页，北京，中华书局。

②《汉学研究》4. 2，231~270页，1986年12月。

③讲座敦煌与《敦煌汉文文献》，401~438页，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3月。

④《文史知识》1988.8，104~107页，1988年8月。

⑤《敦煌汉文文献》，355~400页，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3月。

⑥艺文印书馆，829页，1969年3月。

⑦《余嘉锡论学杂著》，605~606页，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年3月。

⑧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5~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第二章

敦煌写本识字类蒙书

所谓“识字类”蒙书，是指以教授童蒙识字为主要目的而编纂的字书。由于我国古代的童蒙教育是识字为先，因此童蒙教材的发轫也始于字书。早在周时就有供作学童识字习字用的字书产生，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可知早期的字书也多是蒙书。

秦代为统一文字，曾由李斯、赵高、胡毋敬等，分别以小篆编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字书，文字多取《史籀篇》。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为一本，统称之为《仓颉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承袭《史籀》以来的字书传统，编纂种种童蒙识字课本。据《汉书·艺文志》，“小学类”的著录，计有10家、45篇，其中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①，均采韵语形式，以便童蒙进行集中识字教育。而《隋书·经籍志》著录中尚有贾鲂的《滂喜篇》，张揖的《埤苍》，班固的《太甲篇》《在昔篇》，蔡邕的《劝学》《圣皇篇》《黄初篇》《女史篇》，崔瑗的《飞龙篇》，朱玉的《幼学》，樊恭的《广苍》，陆机的《吴章》，周兴嗣的《千字文》，束皙的《发蒙记》，顾恺之的《启蒙记》，以及《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②，其中《滂喜》与《仓颉》《训纂》合称“三苍”。这些蒙学字书今大多亡佚不存，只有史游的《急就篇》和周兴嗣的《千字文》二书今尚流



传于世。

后世字书发展，范畴日广，体类极繁。黄季刚先生曾将字书分为四种，其一即为“读本式之字书，如：《史籀》《仓颉》《急就篇》（歌括法），下至《千字文》《南唐五百字》等”^③，其读本式字书即识字类的蒙书。今所知的敦煌字书，卷帙繁多，体类亦多。周祖谟《敦煌唐本字书叙录》^④将今所知唐本杂字书分为五类（音义书除外）：

1. 童蒙诵习书，如《开蒙要训》《千字文》《六合千字文》。
2. 字样书，如《字样》《正名要录》《时要字样》《古今字样》。
3. 物名分类字书，根据事物名称分类编录，如《俗务要名林》。
4. 俗字字书，如《字宝》。
5. 杂字难字等杂抄，如《诸杂字》《难字》。

周氏所分的五类，乃就唐本字书分类，其所谓的字书，当是广义的字书，而非专指识字类蒙书。其所谓“童蒙诵习书”则属蒙书无疑，而其他四类中虽亦有属于蒙书者，然亦颇多非为童蒙诵习而编，宜分别观之^⑤。兹将敦煌写本中的识字类蒙书区分为：综合性识字类、杂字类、俗字类及习字类四类，分别略述如下：

第一节 综合性识字类蒙书

所谓“综合性识字类”蒙书，是指以识字为主要目的，却又能灌输伦理道德思想与日常生活知识的蒙书。在今所知的敦煌写本中，属于综合性识字类的蒙书，主要有《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4种。



一、《千字文》

（一）前言

《千字文》相传为梁武帝指令给事郎周兴嗣取不同的一千字编写而成。全文采四字一句，对偶押韵，历叙天地、气象、博物、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之知识，颇便记诵，隋以后成为童蒙集中识字的教材。

隋唐五代时期，启蒙识字，用得最多的读本是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宋·王定保在《唐摭言》卷十说：“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唐语林》卷六也说：“薛涛随客饮酒，行《千字文》令。”足见《千字文》在唐五代流传至为广泛，是童蒙识字教育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教材。这从今所知的敦煌文献中残存有关《千字文》的卷子，近50件，便可得到印证。

唐以前童蒙诵习的识字书流传于后世的只有《急就篇》和《千字文》两种而已。《千字文》虽以识字为主，然由于内容丰富，包罗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历史流变、名贤事迹、修身治国、礼仪规范等，可使学童于有限的篇幅中获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因此，自成书之后，即广泛流传，直到清末，一直是我国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蒙学课本。不但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成为宋元以来影响社会最为深远的通俗读物；更有蕃汉对照、满汉对照、蒙汉对照等不同本子，以供各民族儿童学习汉字之用；甚至还远播日、韩等国，成为其学习汉文的主要识字教材。同时续编、仿作、改编不绝，足见其影响之深远。法国·伯希和有《千字文考》^⑥、日本·小川环树有《千字文について》^⑦、黄家全《敦煌写本千字文试论》^⑧、周丕显《敦煌本 千字文 考》^⑨等，可供参考。



(二) 写本概述

敦煌遗书中有关《千字文》的写本，度藏世界各地。其中，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稿本部藏有 26 件，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有 15 件、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藏有 1 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有 3 件，而属于李木斋鉴藏的则有散 240、散 549 两件。除散 240、散 549 未得见外，兹将前列 45 件，依其度藏地点，分别叙录如下：

1.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1) P.2059 号

卷子本，正背皆书。

正面：三阶佛法卷第三。

背面：《千字文》，首存尾缺，计存 7 行，行 9~14 字不等。

首题：“千字文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

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讫：“菜重界（芥）寒（姜），海咸河淡，鳞”。

(2) P.2457 号

卷子本，正背皆书。

正面：阅紫录仪三年一说。

尾题：“开元廿三年太岁乙亥九月丙辰朔十七日丁巳于河南府大弘道观敕随驾修祈禳保护功德院，奉为开元神武皇帝写一切经，用斯福力，保国宁民。经生许子 写。修功德院法师蔡茂宗初校，京景龙观上座李崇一再校，使京景龙观大德丁政观三校。”

背面：《千字文》，首存尾缺，计存 6 行，行 10~11 字不等。

首题：“千字文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

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讫：“金生丽水，玉出昆岗”。

(3) P.2667 号

卷子本，正背皆书。



正面：残算书，存第6~9页，其中第7页有标题曰“营造部”。

背面：杂录《千字文》数行，状数通。《千字文》，首存尾缺，计存9行，行12~22字不等。第6~9行上端残缺。

首题：“千字文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

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讫：“岂敢毁伤，女慕贞洁，男”。

(4) P.2759号

卷子本，正背皆书。

正面：残道经一段。

背面：《千字文》，首尾俱存，有四部分，计51行，行16~19字不等。前三部分，字迹工整，有丝栏。

第一部分，起：“捕获叛亡”。

讫：“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第二部分：

首题：“千文一卷，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

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讫：“推位让国，弔民伐罪”。

第三部分：

首题：“千字文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

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讫：“绮 汉惠，悦感武丁”。

第四部分字迹潦草：

首题：“千字文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

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讫：“金生丽水，玉”。

卷尾杂写“千字文敕员外侍郎周兴嗣次韵”3段数行。

(5) P.2769号